

列傳六

雜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
 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從國策史記作暢聶政
 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
 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羸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

卷之二十一 列傳六

一

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
 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
 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也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
 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
 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
 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呼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
 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
 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
 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
 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者

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漢陽見嚴仲子曰
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
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
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
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
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
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
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
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
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二

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
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于
金久之莫知也政姊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
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
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
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
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嫫應之曰聞之
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
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
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

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投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史記列傳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三

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住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子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兩

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此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

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問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泣涕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宓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

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
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
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
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
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真母
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
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
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
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
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蓋不如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五

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
徒著書在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
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
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
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薨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
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
行令太后聞之以陷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
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
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
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

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六

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斲年宮發更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繇此繼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薛光陽翟人以俠稱舊志

漢書游俠傳陽翟薛况與代諸白梁韓母辟陝寒孺出劇孟之後在景武間史記同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其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今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七

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間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豈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今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任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卽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

內困專以賑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卽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削廬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暎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旣其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俵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卽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臯欲以避客文母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八

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爲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驅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親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其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爲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眞令至君

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家舍奢僭踰制舉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計莫若墮壞涉家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郝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郝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畧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乃召見責以舉惡赦賞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九

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瓌涉家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公何壹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

漢書游俠傳

鍾元陽翟人漢哀帝時爲尙書令領廷尉

漢書何並傳

疆華潁川人光武至鄴諸將勸卽位未決帝先在長安時同舍

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至乃命有司設壇場卽皇帝位後漢光武

按紀但言潁川人不言潁川何地今姑因舊志仍之

韓馥字文節潁川人獻帝初爲尙書是時董卓專政頗擢用羣士以馥爲冀州牧初平元年馥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紹以勃海太守稱兼司隸衆數萬屯河內馥屯鄴約盟遙推紹爲盟主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馥見人情歸紹忘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十

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爲國安問袁董卓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旣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諲曰君自科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

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諺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吏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與之馥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七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紹乃表馥從事騎都尉沮授爲奮武將軍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知廁因以書刀自殺

採後漢書
袁紹傳補

馥舊志列宦蹟傳寥寥數語但云字文節潁川人以尙書爲冀州牧起兵討董卓而已馥勇不能定難智不能衛身其人

本無足稱但其事不容泯沒故為附著雜傳而論之如此

李脩潁川人壽張侯樊儵弟子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

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二千餘人脩與九江夏勤後皆位至

三公後漢書樊儵傳

唐珍潁川人仕靈帝以大常為司空舊志

靈紀熹平二年秋七月太常潁川唐咨為司空三年十二月

罷唐珍未詳此仍舊志

張咨字子議潁川人獻帝時為南陽太守長沙太守孫堅至南

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以計斬之舊志

按事見獻紀但不言咨潁川人又董卓傳潁川張咨為南陽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三

太守注引獻帝春秋咨作資

李鴻潁川人為安定太守辟李恂署功曹會鴻卒送鴻喪還鄉

里既葬留起家墳持喪三年舊志云見通志

按此事乃恂之義鴻無事不足傳也今仍舊志

郭圖字公則潁川人袁紹在河東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舊志 魏志 袁紹傳

按裴松之注引獻帝傳云沮授說紹迎駕都鄴紹悅將從之

郭圖淳于瓊以為非紹遂弗用壽書以為圖計與本傳違

劉宇字志大鈞州人成化八年進士授上海知縣入為御史坐

事謫施秉知縣歷瑞州知州累遷山東按察使匿情市交人不

覺其險詐宏治中以大學士劉健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召爲右副都御史正德改元正史部尙書馬文升薦之進右都御
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予初撫大同私市善馬賂權要兵
部尙書劉大夏因孝宗召見二語及之帝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
察之字厚賂琪爲之抵諱後大夏再召對言用人行政宜召執
政而議帝曰健薦字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豈可用哉由
是知內閣亦未可盡信也字聞以大夏不爲已地深憾之及劉
瑾用事字介焦芳以結瑾二年正月入爲左都御史瑾好摧折
臺諫字緣其意請勅籍制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以爲賢瑾
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字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二

列傳六

三

我尋轉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太傅瑾遣官核各邊糧儲邊吏多
得重禍字在大同耗蠹尤多獨得免子仁應殿試求一甲不得
厚賄瑾內批授庶吉士踰年遷編修時許進爲吏部尙書字瑾
於瑾遂代其位而曹元代字爲兵部字在兵部時賄賂狼籍及
爲吏部權歸選郎張採丙文吏賄遺又不若武弁嘗悒悒歎曰
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後瑾欲以採代字乃今字以原官兼文
淵閣大學士字宴瑾閣中極驩過望明日將入閣辦事瑾面詰
之曰爾真欲相邪此地豈可再入字不得已乃乞省墓去踰年
瑾誅科道交章劾奏削官致仕子仁黜爲民字附瑾時無大惡
然怒御史王時中幾致之死瑾害劉大夏潘濬字與焦芳共成

之其後卒與芳及曹元爲言官所劾稱爲初附附瑾之首云明本傳

按明史以宇與阿附權奸諸人同卷而舊志列之宦績夫以字列宦績可也以宇與諸名臣同傳不可也今改入雜傳